

马里通布图古城清真寺遭破坏

已有600多年历史 毁坏者据信与“基地”有关

据新华社电 宗教极端组织武装人员2日毁坏马里北部城市通布图一座古老清真寺的大门。

通布图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居民向法新社记者证实：宗教组织成员“毁坏了西迪·叶海亚清真寺的大门……把这扇神圣的大门推倒。”

通布图古城位于撒哈拉沙漠南部、尼日尔河中游，建城历史可以追溯至12世纪，一度是商贸重镇和文化中心。按照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的说法，西迪·叶海亚清真寺是古城3大清真寺之一，始建于1400年左右。当地人相信，西迪·叶海亚清真寺的南门不可打开，否则将招致灾祸。

一名先前在那里充任导游的目击者说：“他们拿着斧子砸开门。一些目击者（看到后）哭了起来。”教科文组织6月30日确认，通布图西迪·马哈茂德、西迪·莫克塔和阿尔法·莫亚3座陵墓遭人破坏。那些墓几个世纪前建成。

毁坏这些文化古迹的凶手是据信与“基地”组织关系密切的宗教极端组织“伊斯兰捍卫者”。马里今年3月发生政变，“伊斯兰捍卫者”趁机扩大势力范围，不久前宣称控制北方大部分地区。

国际刑事法院总检察长法图·博姆·班苏达1日警告，毁坏历史建筑和宗教建筑等同于犯下战争罪。“我希望明确告诉那些犯下这些罪行的人：停止毁坏宗教建筑。这是战争罪，我的办公室有权全面调查。”



这张7月1日的视频截图显示，马里北部通布图古城的一处古迹遭武装人员破坏。

德国美食博主 关注“草根”饮食

德国女子路易莎·魏斯喜欢美食，喜欢烹饪，喜欢写博客。她的美食博客没有介绍昂贵精美的大餐，只有街头巷尾的小餐馆、自己“操刀”的家常菜，成为全球点击率最高的美食博客之一。

“星期三大厨” 博客火

魏斯现年34岁，生于柏林，长于柏林。数年前，她前往美国纽约从事图书编辑工作。

每逢周三，美国报纸刊登饮食小贴士和菜谱。她喜欢美食，喜欢烹饪，便收集菜谱，闲暇时动手实践一番，进而萌生创建美食博客的念头。她对德新社记者回忆说：“我的日子相当漫长。”

她给博客取名为“星期三大厨”，讲述自己如何照着那些菜谱烹饪食物并配发照片。

魏斯的博客人气渐旺，一段时间后每月点击率达到9万次左右，在英国《泰晤士报》评选的世界50大美食博客中名列第三。

“美食回忆录” 重家常

两年前，魏斯回到柏林，与丈夫团聚。她从未进过柏林最著名的大饭店，而是开始关注德国小餐馆，因为她喜欢厨师对待客人仿佛家人一般的感觉。比如夏洛滕堡市中心的一家小门脸儿，出售土耳其馅料松饼，在这里吃一顿饭人均不到4美元。

魏斯还在博客中讲述自己近两年烹饪的美食，拿手的是意大利菜和香蕉面包。最新一篇博文关于她第一次在家中做汉堡包，以及对自己准妈妈职责的思考。

与此同时，魏斯开始撰写自传《我的柏林厨房》，

定于今年秋季出版。她说，书中穿插讲述了一些食物和饮料的故事，堪称一本“美食回忆录”。

其中一个故事讲述魏斯和她的母亲驾车从柏林西部去东部的一个小村庄，母女俩吃了一顿夸克砂锅，还有颜色鲜红却酸得出奇的樱桃。魏斯向“粉丝们”解释说，夸克是混着白干酪的酸奶，随后附上夸克砂锅的烹饪法。

评柏林餐馆

关于柏林的美食，魏斯说，这座城市的烹饪水平有所进步，但仍然时常令人失望。“你不得不光顾一些令人失望的地方后才能找到好地方，耗费很多时间。”

在魏斯看来，柏林的餐馆有些千篇一律。“一家新餐馆开业，人们非常兴奋。结果你进去一看，还是炸猪排、芦笋和炸薯条，”她说，其实德国有很多好东西可以吃。

至于柏林的外国菜，通常已经入乡随俗，口味不正宗，“吃起来全都一个味儿”。

魏斯说，柏林还是有一些好餐馆，譬如“汉娜”“蓝格—帕斯奇”等。她不喜欢烤肉串，觉得那是“压缩肉糜”，喜欢吃中东烤肉卷“沙瓦玛”和德国咖喱肠，尤其想念印度菜。

柏林的餐馆服务如何？魏斯仅用“糟糕”一词描述。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体长6.17米 菲食人鳄载入吉尼斯纪录

据新华社电 《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机构近日宣布，一条在菲律宾南部发动过致命袭击的巨鳄是当今世界最大的受囚禁鳄鱼。

这条鳄鱼名为洛隆，属于湾鳄（又称咸水鳄、食人鳄），去年9月在菲律宾南部南阿古桑省布纳万镇落网，体长6.17米。

布纳万镇长埃德温·考克斯·伊洛德说，吉尼斯的消息令小镇又喜又忧，一方面为当地的生物多样性感到骄傲，另一方面也担心其他巨鳄潜伏在当地人捕鱼的沼泽和溪流。

洛隆去年落网后，成为当地一所生态公园和研究中心的当家明星，吸引数以千计游客到访，门票收入达7.2万美元，主要用于购买饲料、护理鳄鱼和公园维护。

洛隆疑为当地数起悬案真凶。2009年，一个孩子遇害，还有一名渔民失踪，当地还有一些水牛遭到鳄鱼攻击。

去年，伊洛德率领大约100人经过3个星期搜捕，从一条溪流中抓获这条鳄鱼，动用起重机才将鳄鱼装入卡车。但他说，抓捕洛隆时，看到一条更大的鳄鱼逃走，因此当地村民夜间捕鱼依然担心。伊洛德说，他已经组建一支新的搜捕队，向政府申请再次启动搜捕行动。



一条体重超过一吨的咸水鳄在菲律宾一处村落被捕获。



罗杰给我讲这段经历，意思是在美国，金融圈和演艺界距离很远，交集不多（偶尔也有特例，我曾经在达沃斯一场私人聚会上邂逅迈克尔·道格拉斯，在《华尔街》中饰演金融家、将其阴暗幕后交易昭告天下的他，此行没有自购机票，蹭的是一个真正的华尔街金融家的私人飞机湾流550）。

假如我们将罗杰和金·贝辛格的场景移植到中国的某些影星和某些金融界人士身上，倘若有缘邂逅，那必是“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一场偶遇不定生出多少有关投资、代言、绯闻等佳话来。随即这段佳话便会“盘活”更多资源，在一小部分人的体系当中产生循环，甚至产生某种程度的垄断。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正是中国今天的游戏规则之一。

历来高雅的书画界和商界的关系也正在变得前所未有的紧密。一个画家要想混出点儿名堂，起码要通过各种渠道让两三个上市公司大老板买你的画（当然是友情价），或者接受你赠送的作品，然后就可以对外宣称：张总、李总、王总花200万元买了我的画——从此你的作品价值就是“200万元起”。

如今在中国，名人、明星和资本高度融合，一个“钱”字将所有的人都串在一起，实现所谓的“跨界资源整合”，而唯一的目标就是让资本的雪球越滚越大。有一个商人这样说：“在中国的企业家圈子里，如果没有一个上市公司，会被看做是一个失败者。”只有上市，才能圈钱，然后靠钱生钱，最后套现脱身，终极目标得以实现。于是我目睹了一些商界的朋友为了折腾出一家上市公司，弄一张精英界的VVIP入场券，遭遇了人生中最大的不幸与挫折。

我在纽约见过一家意大利餐馆，规模不大，但风味独特，每次教皇驾临纽约都必要赏光的那种。餐馆的主人是一位80多岁的老翁，他的大半生都是这样度过的：亲自在屋顶上种菜，带着厨师和伙计小心经营，每天拄着拐杖现场坐镇，与重要的客人会面合影。

我想如果在中国有一家餐馆受到如此青睐，老板但凡有些“市场意识”，必然马上就会吸引风险投资，展开连锁经营，等到规模扩大到一定程度，顺理成章地上市，圈来的钱转而投资房地产、涉足影视圈，当上个公众名人，从此“身价”倍增。

两者相比，差别不言自明。没有孰是孰非，只是两个世界的价值观而已，人毕竟是环境的产物。

中国自古就有“士农工商”的说法，商人排在最后一位，没有社会地位。今天的情况却大不相同。商人的社会地位得到空前的提升（当然还是排在官员的后面），不但鲜有人再提“铜臭”二字，商人的一言一行还颇受关注，举足轻重。

商人想当名人，还有这个原因：中国社会尚未建立起完

整的信用体系，所以某种程度上名人就是信用的保证。你没有听说过这个企业，也没听说过这个产品，但是企业老总是名人，你自然要对他家的产品多几分好感和信任。所以商人名气越大，越有利于企业发展。

今天的很多中国商人喜欢且擅长点评时事，没事儿走走红毯，当当公知，上上时尚杂志封面，逛逛年度名人盛典。这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中国特色”。他们在欧洲和美国的企业界同行不是这个风格，而是总体低调慎言。譬如乔布斯在世的时候，谁见过他频繁给时尚杂志拍大片？谁见过他频繁发微博骂骂美国政府，夸夸中国政府，晒晒今天的午餐或者我在哪里？又譬如盖茨，除了他的慈善事业和微软事业，谁听过他随便对某些热点事件发表评论？

乔布斯和盖茨都是了不起的商人，他们未必想当名人，但他们设计的产品使他们成为名人，这个过程恰与中国的商人相反。在人人颂扬金钱的时代，财富能使一个人获得话语权，获得膜拜，获得粉丝；话语权、膜拜和粉丝又能给他带来更多财富。这是中国今天的一种“商业生态”，按照“存在即合理”的假设，它的背后有其复杂的成因和产生的合理性。

一个理想的社会应该容许形形色色的价值观存在，越多越好。我们说“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如果这里的“梦想”代指和平、公正、自由、繁荣，是全人类共同的诉求，这话说得没错。但如果着眼点放在世界上的每一个个体，则应该说“同一个世界，70亿个梦想”。

责编 胡晓新